

選 剧 衆 大

喜期

劇編川劉



* 大眾劇選 * 編輯談話

這套「大眾劇選」，是專門供給工廠、農村、部隊、學校的劇團上演用的。

編輯這套劇選的目的是：把政治和藝術結合，內容和形式統一的作品，介紹給工、農、兵同志；同時，也希望能對廣大羣衆起着或多或少的教育作用。

這套劇選，包括獨幕話劇、歌劇和其他一切地方性的戲劇作品。

這套劇選，除了戲劇工作者的作品外，更希望工、農、兵同志們供給我們些稿子。

末了，希望演出過這個戲的團體、個人和看過演出、讀過劇本的同志，給我們提供一些意見，我們好根據這些寶貴的意見與劇作者共同來修正或補充。

喜期

時間

一九五〇年春天。

地點

上海。

人物

趙小虎 二十三歲，輪船上的水手，青年團團員。

羅國祥 三十歲，船上的老工人，青年團支部書記，共產黨員。

章曉紅 二十歲，紗廠女工，小虎的未婚妻，新近加入青年團的團員。

佈景

趙大娘 小虎娘。飽經憂患，所以思想較開明。

趙小虎的家，一間普通的工人住屋。低小，但較整齊。正面有雙扇窗，推出

去，可以望見遠處工廠的水塔和烟囱。屋子有兩個門：一通外面，一通後面燒飯間和趙大娘臥房。屋內有桌、凳、椅、和小虎的床。寫字桌上堆着書和報。壁上掛着毛主席像。另一個顯眼的地方，有趙小虎和章曉紅合照的放大像懸着。

開幕時，遠遠有一陣汽笛聲，鐘正打六點，廠裏下班了。黃昏時候，落土的太陽，把最後一片紅光投進屋內來，像給蒙上了一層紅紗般地美麗耀眼。

趙大娘正在喜孜孜的收拾桌子，把桌上幾個紙包很當心地搬到寫字桌上。其中有一包比較大的，他拆開了：是一幅鮮紅的被面，屋內看不清楚，就湊到窗戶邊上看，自言自語地笑着：「這顏色真喜氣！」看完了，又看看小虎的照片，包好，放回去。把桌子擺上菜碗，安排四個人的坐位，然後到窗口望。

(自言自語) 該回來了哇！(坐在桌旁等待，看小虎的照片，微笑着自語)

) 小虎，娘好容易磨到今天……(從遠至近地響起了一個女孩子的歌聲，唱着「歌唱毛主席」，調子不很準，但是聲音很輕快。接着，章曉紅的面孔出現在窗口上。)

紅娘

(娘還來不及回頭，她已推開外門進來，笑嘻嘻地，臉上冒著汗。她穿着藍色工人短裝、白襯衫、提著個小包，身上還有些棉花絮，看來是一下班就跑了來的。)

是你啦，曉紅！倒是你趕得早，沒回家就來啦？

可不，今晚上團課不上了，一下班，我取下飯單就來啦。(拍身上棉絮)看我髒得——大娘，小虎還沒回來？

小虎成了個忙人啦！一連三夜沒回家睏覺，曉得他忙些什麼？下午天要不是我去驛上送信，他準會把自己今兒這生日也忘了哩！

(笑着點頭)大娘，小虎是他們中的積極份子，又做了青年團員；工作怎好不帶頭的？——哦，我倒忘啦，他們營司庫這兩天正忙着開動員會呢！

動員！動員什麼？

紅娘

(興高采烈)大娘，這不是要打台灣了麼！前方缺技術人員，像開輪船啦，修機器啦，樣樣都要用數！上級的指示，叫人手多餘的嚴司，就動員些技術工友去支援前線！打下了台灣，蔣介石就全完啦，你說多好？大娘！

娘 哟！（思索地）小虎——該不會選走吧？

紅 小虎？

他每樣都會幹呀！

不會，不會！他們公祠裏才成立了青年團支部，樣樣工作都得他動手，小虎走了那行？

小虎性子直，他自個兒要緊着去呢？

（動搖的）不會吧？——

廳上大事小事，十有九回，小虎總是衝在頭裏——

老羅也不肯放他走的！（肯定）打台灣要緊，很是組織工作、生產工作也要緊囉！

不是別的，曉紅！眼看你們倆喜期就到，我這輩子頭髮都盼白了，好容易盼到這麼一天，要再有個勾勾絆絆的——

這你放心，大娘，（笑着）他真要走，我也不放他呀！（發現紙包，問）你這買的什麼，大娘？

（笑和和地）瞧，這半天我盡忙着扯閒天，把正事也忘啦！來來，給你們買的被面，看顏色合你意不？（抖開被面給她看）今下午我跟

你娘去選的！娶親是一輩子大事，總得像個樣不是？

大娘，現在我們國家財政困難，上級號召節約，我跟小虎合計過了：這回我們結婚，什麼也不買。

你們不買我要買！我這輩子就指望個小虎了——（嘆氣）我買自己掙的手工錢，又沒問你們要！

（笑着挽母）大娘，話不是這麼說，現在日子不同，老底子封建結婚一套不興了——得，大娘，天快黑了，小虎怎麼還沒回來？

也許是等羅大哥——

（興奮了）羅大哥，老羅要來？

我請他來吃杯熱和酒的！這幾年爲小虎、爲你的事，人家羅大哥也費了不少心思啊！

唔，老羅做事又耐心，又有辦法！幫人克服困難，帶人進步，真是一個好黨員！我要不是他打通了我的思想，也認識不了小虎，入不上青年團哩！

紅娘 我去打，大娘，順便再添兩樣下酒菜！老羅從當上這支部書記起，

就沒見他閑過，難得有空出來，得好好請他吃一頓！

娘

等喜期那天，你多敬他幾杯就是，他還算你跟小虎的媒人啦。

紅

(不好意思)看你，大娘！(跑下)

(天漸晚，娘扭亮電燈。脚步、談話聲，小虎與羅國祥上。兩人一路上興奮地談着什麼，一進門就停了。)

虎

(把手上的報紙一丟)羅大哥來啦，娘！

娘

快來坐坐，羅大哥！小虎，等死你們啦。

虎

不急，不急。

羅

大娘，是我拖住小虎等我的！難得今天是小虎的生日，說什麼我也得吃大娘這杯喜酒。

娘

儘你吃個夠！羅大哥，不怕你笑話，要是沒解放呀，請你吃頓飯也

得先找好米錢呢！剛才我還說曉紅來；等喜期那天，叫她灌你十大

杯，酬你這媒人！

羅

我算什麼媒人哪，大娘，你問小虎，他們倆是解放後參加宣傳工作，自由戀愛上的，關我屁事呀！

虎

又來啦，老羅，要不是你幫助我進步，曉紅會愛我？

羅娘

羅虎

羅虎

羅虎

虎

沒出息話！憑你這個工作模範，學習英雄，那個大姑娘不挑上你？（湊趣）曉紅真喜歡你哩，小虎！今兒一下班就來這兒，家也沒顧上回去。

（咋舌）看看！

（頓了一下，與羅交換一下眼光）曉紅那去啦，娘？打酒去了，聽說羅大哥要來，歡喜得檢了金子樣！你們坐，我熱菜去。（下）

（急趨羅前）看樣子，曉紅連一點風聲都沒聽見哇？

（點頭）唔！他說什麼也想不到你會走！要不是帶頭影響羣衆，我也不放你走的！團的工作也需要你呀！

（有點焦急）老羅，真的非今晚就走不行麼？

火車票都定下了，那能挨哪！這回動員技術人員支援打台灣，是個緊急任務——

這我明白。昨天開動員大會時，我見你上台號召大夥兒在不妨礙生產的原則下，拿出技術去支援打台灣！小王他幾個明明說要去的，可蹲在一邊不啃氣，我就一鼓勁帶頭報了名——

羅

虎

羅

虎

羅

虎

羅

虎

羅

虎

羅

真虧你帶了頭，小王他們幾個也報了名，才完成任務的！這說明我們事前的動員工作做得不夠深入——

這我也該檢討！先不談這個。老羅，我在大會上沒考慮家裏的問題，你看我娘——

你娘？

她那會放我走哩？

好好打通她的思想不行麼？大娘也吃過反動派的苦，你爹是給地主逼租子打死的，你餓着飯逃出來。這會兒又都受了共產黨的好處，抓緊這點啓發她的思想！

我娘還容易！說到了，她教我走也得走，不教走也得走！還有個曉紅才難辦哩！看，今天是五號，隔我們結婚喜期只有一個禮拜，娘把客也請了，什麼都安排定了。

(縮眉)唔，這是個大問題！

又非今晚上說好不行！

(點頭)車是八點半的！(看錶)現在六點一刻了。

是呀！(指桌上)今天又是我過生日，娘跟曉紅都喜歡得什麼似

的，我一說要走——唉！

小虎，你害怕麼？

害怕？

害怕跟曉紅談你要走不是？

唔——你不清楚，曉紅那性子才要強哪！

(笑着)我認識她比你還早兩年，她的思想認識、性子脾氣，我也摸得着點兒！她性子強，可思想認識也強啊！這半年裏，進步又快

老羅，你不能把她估計太高，她入團才個多月！你沒看見麼，這回

結婚她多來勁？

那有什麼奇怪？正好借這件事把她認識提高一步！你別小看曉紅，她還要爭取入黨呢！

唉呀，入黨誰不想爭取呢！可結婚你想——

結婚怎麼？

她一辈子的大事，她怎麼肯？——

(鐵靜堅決的口氣)小虎，你有些動搖了！

羅 虎 羅 虎 羅 虎 羅 虎 羅 虎

虎 羅

動搖？（一楞）哈，老羅，我跟你一塊兒工作了三四年，你還沒看
準我的脾氣！我是那號說話不算話，臨事扯腿的人麼？
那好，你就要態度堅決！你娘、曉紅，結骨眼就在你身上！（沉重
的）記住：你是青年團員！個人利益和革命利益衝突的時候，要服
從革命！

唔，服從革命！（略一思索，握羅手）老羅，看我的！

（娘捧着一盆熟菜上。）

小虎，站着幹嗎？請羅大哥趁熱吃吧！

不急，大娘，等等曉紅。

娘——（變了聲音）你把我換洗衣服裝上個包，我要出門一趟！
（意外）出門，那去？

要緊工作，今晚上就得走。

今晚上？幾天回來？

娘，也許要三月，五算！

啊？

三個母。

(呆住了) 娑個月？你忘了喜期？……

(拉住娘) 娘，你曉得這不是要解放台灣麼？——

(大驚) 你真要去打仗呀！小虎？

不是打仗，是鐵後輪船轉運器。

公司有的是人呀！爲什麼專揀你去？

不是我一個人，公司裏共去十個人哩！

(急哭了) 剛才曉紅說給我聽了，我就担心你要衝着帶頭走！沒想
你當真就做出來啦！

娘，你急什麼啦？

娘就靠你一個人啦，小虎！你爹死得那麼苦！這幾年我左盼右盼，
好不容易盼出了頭，盼到你要媳婦成家這一天——

娘，先別哭，你仔細想想，我這回去支援前線，不就是想着爹才去
麼？

想着爹？

唔！想着給爹報仇！

娘 虎 娘

虎

娘

管是該管——

娘！（熱烈地）我爹從前爲什麼受孫閻王欺負？我在船塢爲什麼受苦受窮？沒解放前那回罷工，還差點把我關進牢去送了命？曉紅她爹爲什麼坐牢受刑死？你，娘，爲什麼喝了大半輩子的苦水？就爲着國民黨反動派給地主、官僚資本家撐腰來壓迫我們哇！共產黨沒來，我們娘倆那有這種日子過？沒說娶媳婦，連老命也保不全啦！我們解放了，過了好日子，台灣的工人、老百姓還在受苦呀，我們能飽漢不知餓漢飢，看着不管麼？

那我去得正應該呀！這個也不去，那個也不去，誰還肯當解放軍打仗的？

大娘，看小虎把道理講得多清爽？小虎走了，有工會、有我跟曉紅照料你，不缺你吃，不缺你穿，還有什麼不好？

你兩個道理對是對，小虎眼看要成家了，也活生生的拖他出去麼？我今年才廿三歲，遲一年結婚打什麼緊？

好容易我娘兒倆團聚了，娘怎麼放心你出去啦？

你想想，大娘，那年小虎在鄉下呆不住，餓着肚皮跑到城裏來，不

羅 娘 虎

娘 去吧，大娘！

我也是三四年沒在你眼前麼？小虎還不是過得好好的！——就讓小虎去吧，大娘！
娘 我也不是糊塗人，羅大哥，受過共產黨的好處，我也記在心眼裏，就算我沒話講了，曉紅呢？人家年青青的大姑娘，樣樣事都安排定了，眼看日子一到就成親，一眨眼你人又走了，叫人家把臉面往那放？

這你不用愁，大娘，曉紅那裏，他會去說好的！

曉紅準不會反對的，娘！

(無可奈何地)唉！只要曉紅沒話說，我這做娘的……(曉紅的頭，又在窗口出現，尖叫了一聲「老羅」，然後提着酒和食物進來。)

(愉快地)看你們來遲了，累大娘等得！老羅，罰你先喝三杯！

喝十杯也行！小虎罰幾杯呢？

憑什麼罰我？

小虎也得罰一杯！

紅 諾，這就不公平，讓着小虎啦。

紅 說正經，老羅，明天我跟小虎進城買書，你有空去麼？

虎 哦？哦！明天進城？

紅 嘘！你前天答應我的，怎麼忘了？明天是禮拜，又不開會，我問過你個色同事。

虎 曉紅，你別忙——

得，你總是事情多！先吃飯吧，來，大娘，坐起來！（開酒瓶）你忙了一整天，今天是小虎的好日子……（不料娘啜泣起來）怎麼啦，大娘？

娘 沒事，沒，我看看菜去！（急入室內。）

紅 大娘！（追到門邊）這是怎麼回事，小虎？

虎 沒什麼——

紅 （發急）我就不喜歡你這種態度，小虎！有事情又不坦白講，還是青年團員哩！

羅 （和悅地）曉紅，是這末回事：小虎今天要走了！

紅 動員技術人員支援前線打台灣的事情，小虎帶頭報了名。
（大訝）啊？你帶了頭？（逼視虎。）

(不敢正視紅)唔，昨晚上在你祠裏開羣衆大會……

這回完成任務，全虧小虎帶頭影響了大夥兒——

(不聽羅的話，逼近小虎)那你怎麼這時候才說給我？

昨晚上開完會就打十二點了，今天一整天又忙着幫小王他們打通家裏的思想，沒工夫來找你！

沒工夫？你壓根兒就沒想來找我商量嘛，那來工夫？

曉紅，你怎麼好說？——

(借題發揮)好呀，我落後，我不配跟你談問題！(決然)走就走吧，關我屁事！(負氣轉身向門外走。)

曉紅——

(擋住去路)怎麼生氣呐？曉紅，好好談談呀。

談什麼？他走就走好了。

紅 虎 羅 紅 虎 羅 紅 虎 羅

話不是這麼簡單，你先平平氣！(扶她坐)小虎，你惹的禍還要你來收拾啦！我得回船上看看小王他們去，(看錶)隔上車時間只有個多鐘頭了；耐心些，小虎！(目視紅，緊握虎手，虎點頭，羅轉向紅)曉紅，別使性子，好好跟小虎談談。有問題大家解決，你現在是青